

張蒼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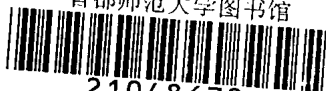
〔明〕張煌言撰



張蒼水集

〔明〕張煌言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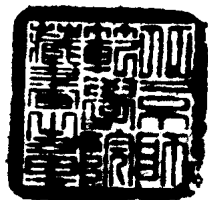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048670

上海古籍出版社

1048670



張 蒼 水 集

〔明〕張煌言撰

（原中華上編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2 插頁 4 字數 206,000

1985 年 10 月新 1 版 198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6,500

統一書號：10186·536 定價：1.65 元



張煌言像
(上海博物館藏)

湖心亭書壁

張煌言

風吹野火。不滅。老鵝在。不。
晚晴汀洲。新樹殘枝。不堪折。
艸寒。鴉爭。慘淡。銀蟾。揚。空。在。月。鳴。石。枰。
更。秋。光。別。開。有。好。花。簪。不。得。

萬條弱柳。垂金。不。
風自能。回。心。結。紫。翠。
雲。教。法。蓮。花。只。今。推。有。內。心。月。
上。於。結。

張煌言手書詩稿一
(上海博物館藏)

青心憂、晚烟半。筆疏殊端別。詞。
 香而新。家山思。流。春。月。多。主。龍。吟。
 知。酒。增。如。故。生。荆。棘。西。棹。漂。流。亦。有。
 生。沈。謝。柳。花。誰。道。向。夢。者。如。牧。群。

張煌言手書詩稿二
 (上海博物館藏)

張煌言手書詩稿三，憶菊一首本集未收。

（上海博物館藏）

憶菊限原字

秋酣空習目亭，倦向東籬夜醉醒。
不為東風成惜恨，只爲秋雨
散懷愁。香金蘭，丹面嬌。地偏
佳，正心淡。秋水寒，想依
影人清。夢寐寒

憶菊限原字

不增乃折，而一。孤臣四望蒼茫，孔
見難挽。龍算士，內鼎招為懷。
臂德為獨謀，同曹社。昨無鬼，
哭罷秦庭。那有人，而是大
方。臣

柳拾一紙為圖，折各案香。種
而共，獨放望。臣虎興夏，
祀祝。逐

張煌言手書詩稿四

(上海博物館藏)

清春去高孫新冠福步 雲霞散惟拂 光懸日月照
漫將軍 因碩果也而蒙受在孔中

他句

清秋蕭瑟時 移金在玉馬 哀感未孔 七子 博福在望光
無舉 出似田單

題古

伊昔東陵侯 浮沈在青門 種瓜皆為龍 不肯負亡秦 故侯之
道羞與世同群 反為文侯家 為以保功勳 似得黃老術 知
知好正會 有時出要要有暇 借問吾老不何如 三子為之

先生志著杜
集之采歌
有死千秋
名節不消磨
朱子
張煌言

張煌言手迹

(據國學保存會本複製)

出版說明

張煌言，字玄箸，號蒼水，浙江鄞縣人，是明朝末年有名的抗清民族英雄。

明朝末年，由於封建統治階級殘酷的剝削，爆發了中國歷史上大規模的農民起義。李自成領導下的農民軍，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在一六四四年（大順永昌元年、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攻進了北京，推翻了明朝的統治。可是，明朝鎮守山海關的總兵吳三桂却無恥地勾引了清軍，向農民政權猖狂地進攻。李自成起義軍被迫退到陝西一帶去。清軍就分兵數路步步入侵。

在清兵入關之後，從北京逃出的和原在江南的官僚就在南京擁立了福王朱由崧。但福王只是一個荒淫的統治者，小朝廷維持不到多少時候，他就做了清軍的俘虜。清軍到達一地，就強迫人民薙髮，改換衣冠。江南人民，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情況下，紛紛起來鬥爭。江陰、松江、崑山、嘉定等地的人民都組織了義軍，勇敢地保衛自己的鄉土。浙江方面，錢肅樂和董志寧等六個秀才在寧波起義，商量畫錢塘江而守，得到了廣大羣衆的擁護。寧波人民倡義後，推張煌

言到台州迎接魯王朱以海，監國於紹興。於是，以紹興爲中心，聯結了浙江各地的義師，樹起了抗清的旗幟。安徽方面，官吏和人民聯合起來也組織了義軍，聲勢相當浩大。福建方面，鄭芝龍和黃道周等擁立了唐王朱聿鍵於福州，建元隆武。各地的義師聽到這個消息，都紛紛擁護。但隆武帝也是個懦弱無能，沒有大志的人，終於跼蹐在福建，沒有和廣大義師密切地聯結起來。在湖廣荆襄一帶，李自成犧牲後遺留下來的農民軍，主動地團結了明朝的官軍，結合成爲巨大的抗清的力量。這枝荆襄十三家軍，一面和沿海各地的義師遙相呼應，一面又成爲後來在西南建立的永曆王朝的支柱。

以上是一六四五年（明弘光元年、隆武元年）的南明的形勢。到了明年，隆武帝在汀州被清軍所殺。不久，蘇觀生擁立唐王弟朱聿鍵於廣州，當年（一六四六年）就建元紹武，這個政權不久就被覆滅。瞿式耜等擁立桂王朱由榔於肇慶，到次年（一六四七年），改稱爲永曆元年。這個南明政權，一直在流離播遷中繼續了十五年之久，到一六六一年方才滅亡。

當時，沿海一帶的主要抗清力量，就是鄭成功的大軍，和張名振、張煌言的武裝。一六五五年（永曆九年），張名振病死，張煌言就獨立地領導着義師，和鄭成功並肩作戰。他還派人和荆襄十三家軍聯繫，企圖共同牽制清朝的軍力。到一六六二年四月，永曆帝在昆明殉難，南明

最後的一個政權也被消滅了。接着，五月裏，鄭成功又病死於台灣。九月裏，魯王又死於金門。同時，清朝又實行了遷界的政策，隔斷了海中各島的義師和沿海居民的聯繫。在萬分艱苦的情況下，張煌言才解散了義師，退隱在一個小島上，終於被捕犧牲。

從南明的形勢看來，浙東的義師是一枝鬥爭最久的人民武裝。而張煌言就是浙東義師的一個旗手，代表着堅強地反抗清朝的人民意志；他始終站在抗清鬥爭的最前列，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中進行不屈不撓的戰鬥，從沒有和敵人妥協過。他的功績和事業，足可和文天祥後先媲美，他那種堅定不移的氣節和鬥爭精神，更是值得後人敬仰懷念的。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始終站在人民中間，代表着人民的要求和願望。他不但憂國，而且愛民。當桂王被害，鄭成功、魯王相繼死亡，抗清鬥爭大勢已去的時候，他還念念不忘人民，在給偽安撫趙廷臣的信中說：「因國事之靡寧，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間，浙閩郡邑，芻蕘糗糧之供，樓櫓舟航之費，可謂百孔千瘡，敲骨吸髓，而曾不得烽消燧息，波靜潮平。尙復重之遷徙，貽以流離，哀我人斯，汔可勞止。」因此他提出：「但使殘黎朝還故里，即當夕挂高帆。」但這並不是停止抗清，他的鬥志是始終不懈的，他說：「十洲三島，莫非生聚教訓之區；管廩臥薪，別有扶危定傾之計。臣靡尙在，天意未忘禹功，諸葛猶存，正統還歸漢胄。」表示他要把抗清鬥爭一直

進行到底，只因爲投鼠忌器，不願意重困一方民衆，所以才願意「暫解兵爭」，「稍甦民困」。就因爲他時時刻刻都把人民放在心頭，所以人民對他也是擁護愛戴備至，他的義旗所至，就是人民希望寄託之所在。因此當他和鄭成功會師北伐的時期，雖然兵不滿萬，船不滿百，却能運下四府三州二十四縣，一時大江南北，義師蠭起，使清朝的統治受到極大的震撼。人民望見他的將士衣冠，莫不感動流涕。及至江上之師戰敗，他棄舟登岸，退伏山谷，變服宵行，到處都有士民做他的嚮導，甚至連和他僅有一面之緣的人也都在暗中幫助他，引導他由安徽、浙江奔馳二千餘里，直達海濱。濱海居民，一聽得他脫險生還的消息，莫不額手稱慶，紛紛以壺漿相餉。到後來大勢已去，不得已散兵息民，隱居懸壘，因降校出賣，被執赴敵，人民於憤惋之餘，還以賄賂守者，見他一面爲幸，有的請他揮寫翰墨，有的傳抄他的詩文，作爲紀念。這固然可以看出在血腥的民族壓迫下的民心所向，但也由於他始終屹立不屈的民族氣節的感人之深所致。

不過，也應該指出，張煌言是出身於封建官僚地主的家庭的，自己又是南明封建地主政權中的重要成員，因此，他思想上存在着對明朝封建政權的正統觀點和對農民革命軍的錯誤看法。他認爲抗清鬥爭的目的，就是爲了恢復明朝的封建地主政權。因而他稱李自成領導的農民革命軍爲「賊」、爲「闖賊」，認爲李自成是推翻明朝的仇人。他在抗清鬥爭的後期，曾經

對李定國所領導的農民軍和荆襄十三家軍寄予希望，這是由於他在鬥爭過程中受到了一定的教育，逐步認識到人民羣衆在抗清鬥爭中的作用；然而他的最終目的，只是想利用這個力量來恢復明朝的政權。正因爲他的抗清鬥爭，是和忠於明朝統治階級分不開的，所以等到南明諸王相繼死亡後，他就感到徬徨失措，終於遣散了他的部隊而退隱起來。由此可見他的地主階級的立場，使他的愛國主義也受到了一定的局限性。歷史發展的結果說明，退隱對他並不是一條好的出路。在這一點上，他和農民領袖領導的抗清鬥爭有着主要的區別。

張煌言的詩文集在有清一代，歷爲厲禁，僅有手抄稿本，流傳不廣，因此他不以詩文名世。另一方面，他的詩名，也爲他的英雄事業的勳名所掩，大家都只知道他是抗清的忠臣，而不知道他是詩人。可是我們必須指出，他不但是個民族英雄，而且也是一個有高度的思想藝術成就的詩人。他的作品充滿了愛國主義的思想情感，反映了這一民族鬥爭的艱苦過程和他的大義凜然的英雄氣概。他的詩文貫徹着他的抗戰意志，和他的政治思想相表裏。他以親身的經歷寫入詩歌，富於思想性、戰鬥性和藝術性。在他的詩歌中，有着慷慨激昂發揚民族正氣的高歌，也有怒髮衝冠對於敵人的仇恨；有着反映人民水深火熱的痛苦的悲歎，也有對於戰友的深切的關懷；有着鬥爭勝利時和人民共同的歡呼，也有鬥爭遭受挫折時人民所給予的愛護和溫

暖，有着在大海長江中豪邁英勇的戰鬥時的號角，也有在崇山峻嶺間潛行奔走時的低吟。在他懷念遭難的家屬、親友的詩句中，表現了他憂國忘家、爲國破家的戰鬥意志；在他從容就義、殺身成仁前口占的絕命詞中，更充分表現了他高貴的民族氣節和愛國熱情。他的散文中，有着奮師北伐的雄偉豪壯的檄文，和分析當時形勢的憂國如焚的建議，也有着義正辭嚴地拒絕招降的書信，和關心人民生活像海塘工程的記載。這些詩文，大部分都是血有肉光芒四射的佳作。但有些詩篇中也還流露着封建傳統的退隱思想。這種退隱思想對他的鬥爭行動會起一定的消極作用，特別是到了鬥爭進入最艱苦的時候，這種思想必然引導他走向逃避的途徑。現在看來，他最後之所以脫離鬥爭，就是這種退隱思想發展的必然結果。

張煌言的詩文，第一次正式印行，是一九〇一年章太炎根據甬上張氏的鈔本排印的本子。接着，就是經過黃節仔細的校勘編訂而在一九〇九年由國學保存會刊行的本子。這兩種本子在清末的民族革命的意識覺醒上起過作用。最後是一九三四年刊行於四明叢書中的本子。

現在，我們以國學保存會的本子做底本改編重印，再參照了章刻本、四明叢書本，作了一些校勘，黃節在國學保存會本中沒有校出的和章刻本的差異，都補了進去。四明叢書本大體上和章刻本相近，有不同的地方，也作了補校。在詩文的編次方面，由於體例上的必要，對國學保存

會本的次序也作了一些改動，不十分重要的附錄材料也刪去了一部分。文中一些避清諱的字也都加以改正，例如張煌言字玄箸，有寫成「元」的，一概改成「玄」，福王的年號弘光，有把「弘」寫成「宏」的，永曆的「曆」寫成「歷」的，也都改了過來。至於有一些當時避明諱的字，像海字，因為避魯王的諱，寫成了「海」，爲了保存原來面目，沒有改動。

此書原由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初版於一九五九年，幷重印過兩次，但至今流傳已少。爲應廣大讀者所需，現據一九六四年印本紙型，修正了少量錯字和斷句，予以重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八四年七月

張蒼水集目錄

第一編 冰槎集

- 冰槎集引(一) 祭海神文(一) 復田提督雄張鎮杰王道爾祿書(二) 曹雲霖中丞從龍詩集序(三) 祭建國公鄭羽長鴻達文(五) 賀延平王啓(六) 海師恢復鎮江一路檄(七) 山頭重建海塘碑記(八) 復郎廷佐書(一〇) 徐允巖詩序(三) 上監國啓(三) 與張承恩書(二五) 羅子木詩序(二七) 上延平王書(一八) 上行在陳南北機宜疏(三〇) 祭定西侯張侯服文(三三) 答曹雲霖監軍書(三三) 祭山神文(三四) 祭四叔父文(三四) 上魯國主啓(三六) 上魯國主啓(三九) 祭延平王文(三〇) 答延平世子經書(三〇) 答閩南縉紳公書(三三) 復盧牧舟司馬若騰書(三三) 答趙廷臣書(三三) 答趙安撫書(三三) 答唐枚臣書(三七) 送馮生歸天台序(三六) 祭監國魯王表文(三九) 貽趙廷臣書(四〇) 子房報韓論(四三) 李陵論(四四) 陳文生未焚草序(四五) 僧履端詩序(四六) 梅岑山居詩引(四七) 答毛參軍書(四八) 與某書(四九) 祭平夷侯周九苞文(五〇) 自用研銘(五〇)